

怀念何东昌老师

○赵南明（1962届工物）



赵南明发言

我于195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记得在西阶梯教室开迎新会时，主持人宣布请系主任何东昌讲话。我心中猜想，工物系的新生录取分数在全校名列前茅，而且又是从事原子能方面的国防尖端专业，这样一个重要系的系主任，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两鬓花白的老教授，没想到上台讲话的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一头浓郁带卷的黑发，闪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沉着自信地走上讲台。正当我们为系主任如此年轻感到惊诧时，他微笑地开启宽厚的双唇，以特有的沉稳语调和富有磁性的声音，开始了他的讲话。只见他手无寸稿侃侃而谈，半小时不到的迎新讲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那个年代惯有的政治口号，通篇言简意赅，没有半句赘言，但讲话又极富逻辑性和哲理性，我内心不由暗暗地点赞：真是一个年轻能干的系主任！

我第二次近距离见到东昌老师大约是一年后，那时系团委在学生中进行“红

专大辩论”，即对学生进行又红又专教育。我出生于浙西山区的小镇，是我县历史上第一个考进清华的中学生。能进清华，特别是能进工程物理系，实属不易。因此，入学后我立志两耳少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好数理化）。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关心政治、不要求进步的表现，是要受批评的。但我想不通，也不太服气，很想当面请教东昌老师，想问问这个当年清华航空系的学习尖子，为什么没有去留美，而是投身革命走上了又红又专的道路。我约了几个同学到他办公室求见，没想到他百忙中竟接待了我们。听明来意后，他介绍了他青少年时的经历。他说，年轻时他和我们一样，想的也是学好功课，科学救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他看到旧中国的落后，看到贪官污吏的横行，特别是日寇侵华后目睹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惨景，使他认识到首先要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于是他接触到革命同志，阅读了革命书籍，树立了革命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深情地对我们说，考上了清华，当然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认真学好功课，但同时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要牢记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个人成名成家。这次谈话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事后我决心要以东昌老师为榜样，走又红又专的路。

在六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中，我努力学好各门功课，以几乎全优的成绩毕业，获学校优秀毕业生称号；同时我亦关心政

治，在学生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后，我在理论核物理教研组担负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还兼任系分团委副书记和年级政治辅导员。当时，东昌老师主要在学校从事有关领导工作，但他对工程物理系的各项工作仍然十分关心，特别是对工物系的学生干部和学习成绩拔尖的因材施教学生尤为关注和重视。因我是分管这方面学生工作的，因此曾数次单独向他汇报过上述学生的状况。他很爱才，而且记忆力惊人，只要给他汇报过一次，下次他就能如数家珍地记住这些因材施教学生的名字。

1978年底，受国家教委和清华大学派遣，我作为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1979年，我从美国给东昌老师及当时的刘达校长写了封长信，呼吁清华要重视生命科学，并建议尽早恢复和重建清华生物系。上述建议得到了他们的重视。1981年我回国后就参与重建生物系的筹备工作，直至1984年正式恢复重建了生物系。

我回国后不久，虽然东昌老师已调任教育部部长，后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但他和夫人李卓宝老师对清华生物系的创建和发展一直给予关心和支持。在本世纪初的某个周末，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声音是东昌老师，我有点紧张，因为老师已离休在家多年，身体也不太好，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他主动给我打电话的情况，难道有什么急事？听完电话后才明白，原来东昌老师听说清华要建医学院并拟与协和开展合作，他很关心，希望我去给他谈谈情况。我立即去他家，汇报和交谈近两小时，看着日渐虚弱的老师在晚年还那么关心清华生命科学与医学学科，

我内心确实非常感动。

东昌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平易近人，而且严以律己，一生清廉。工物系的教师甚至学生从来不称他为何主任、何书记或何部长，而都是称他东昌同志，或直接称他为老何。

半个世纪以来，从学生时代到老师晚年，从艰难的“文革”岁月到改革开放年代，我已记不清去过老师家多少次，也记不清聆听了他多少次教诲。几十年来，他从系主任、校党委副书记，到教育部部长，除了头发从黑色变花白到全白外，他待人接物依然那么平易近人，而且终生为革命理想、为清华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奉献终生；但对个人，对家庭，老师始终严以律己，一生清廉。记得老师的住宅在“文革”后装修过一次，但所有的家具摆设依然是那么朴素大方。到了晚年，老师已不能像往常一样在一楼大厅与我们谈话，我只能去他二楼病榻旁看望他。初踏进他的卧房，我发现卧房的装饰比一楼客厅还要简单，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病榻旁边的一台电脑，竟然还是非常老式的计算机，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386。我禁不住问他和卓宝老师：“都21世纪了，怎么还用这么旧的电脑，为什么不更换？”东昌老师笑笑说：“旧是很旧了，但还能用，还能用它收发Email。”临别下楼时，望着老师日渐消瘦的面容，看着那台伴随他几十年的旧电脑，我在深深感动中忍不住有些心酸。

东昌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他为清华、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并建立起的丰功伟业也永远牢记在我们心中！安息吧，东昌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